

饲用植物的民族植物学

——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的研究案例

11
74-81

哈斯巴根, 裴盛基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云南 昆明 650204)

Q949.92
Q94

摘要: 论述了原住民利用饲用植物资源的传统知识和经验的民族植物学研究价值, 提出了我国饲用植物资源的民族植物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并以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的研究结果作为案例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关键词: 饲用植物; 民族植物学; 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 蒙古族牧民; 传统知识

中图分类号: Q94“2”; Q949.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759(2000)03-0074-08

饲用植物是指能为家畜、禽类和野生动物等所采食的植物, 饲用植物的总体就是饲用植物资源。当人类从渔猎经济进入畜牧经济时代, 便与饲用植物发生了广泛的联系, 建立了一条以植物为基础, 以牲畜为中介, 以人为最高消费等级的食物链。在畜牧业生产活动中, 人与植物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特殊的相互作用关系, 包括人通过对牲畜种类、头数和行为的控制等饲养活动而影响植物资源和生态环境以及植物资源本身的生物学、生态学、生理学和化学特性对人类畜牧业生产活动的制约作用。人对牲畜的控制或管理行为的最主要依据就是第一性生产的饲用植物条件。饲用植物资源状况是第二性生产的牲畜能否生产出人类所需畜产品的基础。因此, 牧民的畜牧业生产是关系到草与畜 2 个方面的经营, 其中必然存在着有关草地经营和管理以及对饲用植物的认识和利用传统知识和经验。

民族植物学(Ethnobotany)属研究人与植物之间直接相互作用的科学领域^[1]。它的研究内容是人类利用植物的传统知识和经验, 包括对植物的经济利用、药物利用、生态利用和文化利用的历史、现状和特征以及动态变化过程^[2-3]。民族植物学是一门综合性的交叉学科, 它融合了植物学、人类学、经济学、生态学、语言学和药物学的方法^[4]。民族植物学的研究应用访谈方法(Methods of interviewing)和参与观察(Participation observation)等方法, 调查记录原住民(Indigenous people)传统植物知识和经验; 采集原住民利用的植物证据标本(Voucher specimens)并进行鉴定和分类, 把传统知识同现代植物学联系起来; 采集分析样品, 测定化学成分、营养成分和其他物质, 科学地解释民间利用知识的同时对开发新产品提供科学依据; 采用定性(Qualitative)和定量(Quantitative)方法, 分析和整理调查资料, 以及以编目(Inventory)或建立数据库(Data base)的形式把传统有用植物及其相关知识记录入档等。利用饲用植物资源的传统知识和经验广泛存在于从事畜牧业生产的各民族民间, 是牧区民族植物学研究的重点内容。

1 饲用植物的民族植物学研究概况

* 收稿日期: 1999-11-02

作者简介: 哈斯巴根(1964-), 男(蒙古族), 副教授, 博士, 现在内蒙古师范大学民族植物学研究所工作。

以现代植物学为基础,研究民族民间认识和利用饲用植物传统知识和经验,最先是在牧草学研究领域内开展的。我国著名的草原学家王栋教授在50年代曾深入牧区做了调查研究。他所编著的《草原管理学》(1955)记录了内蒙古20余种牧草的民间蒙古名^[5]。原苏联学者A. A. 尤那托夫的著作《蒙古人民共和国放牧地和刈草地的饲用植物》(1954)是他在1940~1951年期间在蒙古人民共和国进行调查研究成果的总结,在我国内蒙古和新疆很有影响。据他在该著作绪言中的介绍,研究工作广泛采用了访问“有经验的养畜者和牧人及熟悉当地饲用植物的人”的方法,访问内容涉及到饲料状况、牲畜膘情、放牧周期、牲畜管理方法以及饲用植物土名、适口性、特殊优良和恶劣特性等^[6]。这部著作记录了蒙古牧民利用饲用植物资源的丰富知识,可认为是研究蒙古族利用草地饲用植物传统知识的第一部重要文献。由陈山主编的《中国草地饲用植物资源》(1994)是迄今为止我国收录饲用植物种类最多的一部专著。本著作在论述某些植物饲用价值时,把牧民的传统评价也记录了下来,如“牧民认为,冷蒿具有催肥、催乳、抓膘的作用”;“牧民称‘柠条开花羊饱青,母肥羔壮好精神’”;“牧民认为:青甘韭春季萌发早,生长快,是春乏时使家畜恢复体力及秋季催肥抓膘的优良牧草”等等^[7]。

应用民族植物学的原理和方法研究我国饲用植物的问题在80年代开始引起了国内学者的注意。裴盛基在提出我国民族植物学的主要研究内容时,把少数民族传统牧业生产活动的生态学意义和对民族经济的影响列入到优先考虑的研究内容之中^[8]。陈山和萨仁格日勒在提出内蒙古民族植物学的研究问题时提出,“蒙古族在其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在饲用植物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于主要饲用植物的蒙古名称、生境分布、利用季节、利用方式以及对各种家畜的适合性等了解的都很清楚”,例举了牧民对冷蒿(*Artemisia frigida*)的饲用经验^[9]。哈斯巴根和音扎布在论述蒙古族认识和利用植物传统文化时,提出了蒙古族认识和利用牧草的传统知识是内蒙古民族植物学的重点研究内容的观点,例举了蒙古族对禾本科(Graminae)和葱属(*Allium* L.)一些牧草的传统命名,还探讨了游牧业的生态学意义^[10]。

总之,关于饲用植物的民族植物学研究问题虽然较早引起了人们的重视,但系统的研究工作还未能开展。我国饲用植物的民族植物学研究工作正处于起步阶段,有待于调查研究和分析整理的很多内容仍存在于各民族民间,作为民族传统文化和知识的一部分而广泛被应用于各民族传统畜牧业生产活动当中。

2 我国饲用植物的民族植物学研究内容

辽阔的草原生态系统和丰富的游牧民族传统文化,构成了我国开展饲用植物的民族植物学研究工作的十分理想的条件。我国的内蒙古、新疆、西藏、青海、甘肃、四川等省区是重要的畜牧业基地。在广阔的草原、荒漠和高原地区,各民族牧民通过长期的传统畜牧业生产实践而积累了各具特色的饲用植物利用知识。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原住牧民的传统植物学知识正在迅速消失,抢救知识遗产性质的调查研究工作十分迫切。作者认为,我国饲用植物的民族植物学研究应在:①生态系统层次;②植物群落层次;③植物物种层次等3个层次上开展工作。其主要内容如下:

1) 生态系统层次

传统畜牧业生产模式的生态学意义

牧场生态系统的传统管理

牧区村落生态系统

农、牧交替带的生态环境

2) 植物群落层次

草地的传统分类和评价

草地的传统利用与管理

过度放牧与草地植被演替的相关性

恢复退化草地的传统方法

3) 植物物种层次

饲用植物的传统命名与分类

饲用植物饲用价值的传统评价

饲用植物的特殊利用方法

饲料调制、加工和贮存的传统方法

饲用植物多样性及其相关文化多样性

3 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饲用植物的民族植物学研究案例

3.1 研究地区与民族

阿鲁科尔沁旗(以下简称“阿旗”)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东北部,地处大兴安岭南端东麓山地丘陵与西辽河上游平原覆合截接部位,于东经 119°21′~120°1′和北纬 43°21′~45°24′之间,总面积 14 227 km²,可利用草地面积 104 万 hm²[11]。

阿旗在整体上处于中温型草原带的典型草原亚带内[12]。据《内蒙古植物志》的部分记载和作者的调查结果,目前已知阿旗维管束植物共有 90 科,334 属,648 种(包括种下分类群)。

蒙古族是该地区的原住民族,阿旗的蒙古族是由过去的阿鲁科尔沁部而来的蒙古族人群,传统的草原畜牧业是他们利用当地植物资源最主要的途径。阿旗 9 万多蒙古族人口的绝大多数分布于牧区,经营着以养殖牛、绵羊、山羊和马为主的畜牧业生产。

总结了在内蒙古阿旗进行调查研究的成果,旨在对我国各地区开展草地饲用植物的民族植物学研究提供案例。

3.2 阿旗饲用植物资源特点

3.2.1 饲用植物分类群的组成

根据野生植物饲用价值的研究资料[1],阿旗野生植物中的 513 种具有饲用意义。从植物大类群的组成上看,有蕨类植物 7 科 12 种、裸子植物 1 科 1 种、被子植物 65 科 500 种。在被子植物中,菊科(Compositae)88 种,禾本科(Gramineae)72 种,豆科(Leguminosae)44 种,蔷薇科(Rosaceae)36 种,藜科(Chenopodiaceae)25 种,蓼科(Polygonaceae)22 种,百合科(Liliaceae)18 种,十字花科(Cruciferae)13 种,莎草科(Cyperaceae)13 种和伞形科(Umbelliferae)13 种,以上 10 个科共含 344 种,占该地区全部饲用植物种数的 67.05%,可认为是组成阿旗饲用植物资源的主要分类群。

3.2.2 饲用植物优势生活型

从阿旗饲用植物的生活型看,有乔木 15 种、灌木 31 种、半灌木 10 种、木质藤本 2 种、多年生草本植物 332 种、一年生或二年生草本植物 123 种。其中,草本植物共计 455 种,占阿旗全部饲用植物种数的 88.69%。在草本植物中,多年生草本植物占 72.08%,占有明显的优势地位,显示了草原植物区系的基本特点。因此,多年生草本植物是阿旗饲用植物的优势生活型。

3.2.3 重要饲用植物类群

在牧草资源学上,根据饲用植物适口性、营养组成、群落地位、生态生物学特性、生产性能和利用前途等内容而综合评价了饲用价值,并划分了优、良、中、低、劣 5 个等级^[11]。根据这一评价等级,在阿旗饲用植物中,优等 51 种,良等 106 种,中等 149 种,低等 136 种,劣等 24 种。以植物科为单位统计,最突出的是禾本科,含优等 16 种和良等 41 种;其次为豆科,含优等 16 种和良等 17 种,这 2 个科是阿旗饲用植物最重要的类群。

3.3 阿鲁科尔沁蒙古族牧民对饲用植物的认识和利用传统知识

3.3.1 研究方法

1) 访谈方法:在不同时期针对不同问题,应用漫谈式对话(Open-ended conversations)、半结构访谈(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问卷调查(Questionnaire)和自由列举(Freelisting)等方法。

2) 植物学方法:证据标本的采集、鉴定和分类以及草地植物群落的观察和识别中广泛应用了植物分类学和生态学方法。

3.3.2 研究结果

1) 牧民对草地饲用植物的主要利用途径

阿旗蒙古族牧民主要通过放牧和刈草 2 种途径来利用当地的饲用植物资源,分别介绍如下:

① 放牧利用是牧民最主要的草地利用途径。牧民把放牧地称为“belcheget”,词义为“牲畜)散开吃草的地方”。阿旗蒙古族牧民的放牧地为天然草地,饲用植物以草本植物为主,灌木和半灌木在沙地草地和山地草地上作用较为突出,乔木在北部山区有一定的作用,当地的冬类植被均为放牧的对象,但其中最重要的还是草原植被。

② 刈草利用是牧民在秋季打草,经过晾晒、打捆、运输等过程而贮存干草,用于冬、春季补饲的一种利用方法。牧民把刈草地称为“hadulang”,词义为“割草的地方”。在过去草地面积相对较大的历史条件下,牧民的放牧和刈草地没有明确的界限,通常把地面平坦、禾本科植物占优势地位的草地作为刈草地。现在,由于草地面积的日益缩小,刈草地已被围栏保护,否则因过度放牧而秋季无草可刈。

2) 牧民对优良放牧地的传统识别

当地牧民认为,优良的放牧地应生长有羊草(*Leymus chinensis*)、披碱草(*Elymus dahuricus*)、隐子草属(*Cleistogenes*)、苔草属(*Carex*)、针茅属(*Stipa*)、冰草属(*Agropyron*)、冷蒿(*Artemisia frigida*)、狗尾草(*Setaria viridis*)、草麻黄(*Ephedra sinica*)等植物的某 1 种或几种。如阿旗东、南部牧区的牧民有一种称为“zhao”的优良放牧地,认为这种放牧地上应生长大针茅(*Stipa grandis*)、冰草(*Agropyron cristatum*)和隐子草属植物较多。通过对该地区植物群落结构的分析,发现牧民称之为“zhao”的植被在类型上是冰草草原、大针茅—羊草草原。河套南部地区的牧民把隐域性的低湿地草甸称为“tala”,认为这种类型的优良放牧地应为生长芦苇(*Phragmites australis*)和寸草苔(*Carex duriscula*)较多。据观察,南部地区的低湿地植被有芦苇沼泽和以寸草苔较为优势的杂类草草甸。在饲用植物评价等级上,牧民作为区分优良放牧地标志的植物几乎全是优等牧草;在群落地位上,多数种类是建群种或优势种。因此,牧民对优良放牧地的传统识别方法是根据牧草的优良特性和群落地位为标准。这种方法的基本原理同

植物群落学的植被类型的分类方法非常相似。

3) 牧民对饲用植物优良种类的传统认识

为了解当地牧民对饲用植物优良种类的认识,应用自由列举方法进行了统计分析。本项目的研究是在阿旗最南部的柴达木苏木(苏木为相当于乡的行政区域)进行的。

自由列举时选择了具有丰富放牧经验的牧民作为关键报告人(Key informant),让牧民列举自己所认为的优良饲用植物的当地名称。从每1个报告人获得1份名单,然后把全部报告人列举的名称总和。在下一步的工作中,采取了访谈方法,邀请了自由列举较多的5名报告人一起到放牧地上,把报告人所列举的植物民间名同活植物进行对应,同时采集证据标本。23名报告人共列举34个名称,鉴定后民间名与24个科学种和7个科学属对应。其中,有3个种在民间分别有2个名称;7个名称是民间属(Folk generic)的名称,与7个科学属对应。按植物种(属)把提到某1个种(属)的人数简单相加,就可以得到在优良饲用植物这一问题上的自由列举的出现频率,结果见表1。

在牧民所列举的31种(属)植物中,有禾本科15种(属),豆科4种,菊科3种(属),藜科3种,百合科3种,莎草科1属,鸢尾科1变种和麻黄科1种。从这一结果看,当地牧民所认为的优良饲用植物是以禾本科植物为主的。从饲用植物评价等级上看,牧民所列举的优良种类中有11种(属)为优等,13种为良等,说明牧民对饲用植物优良种类的认识同牧草资源学的研究结果有着很高的一致性。值得注意的是,蒿属植物和草麻黄在牧民自由列举中的出现频率很高,但它们在牧草资源学上的评价等级却较低。经过访谈调查后了解到,这些植物在它的不同生长期有着特殊的饲用价值。

4) 饲用植物的传统利用经验

在饲用植物的科学评价上,草麻黄被认为是1种一般性的牧草,没有评定具体等级。而在阿旗柴达木苏木的蒙古族牧民却认为草麻黄是1种优良饲用植物。通过访谈调查了解到,草麻黄是当地牧民传统利用的饲用植物。牧民认为:①生长草麻黄的放牧地是冬季利用的草地,适合绵羊和山羊;②羊在冬季多采食草麻黄有利于母畜的保胎;③羊在冬季多采食草麻黄后其忍耐春季缺草时期的能力增强。

可以看出,牧民把草麻黄作为冬季放牧利用的、具有保健作用的特殊饲用植物。在春季利用返青的饲用植物方面,芦苇和蒿属植物返青苗被认为是恢复弱畜体力的高营养饲料。牧民也重视利用返青的山韭、碱韭和野韭,认为羊多采食这些植物具有驱虫、养血作用,并且有利于迅速恢复弱畜体力。

在冬季补饲弱畜方面,一是从干草中选取羊草和披碱草等较为柔软的禾本科干草,作为喂饲弱畜的特殊饲料;二是有些牧民在秋季青贮野大豆和甘草的茎叶,冬季用于喂饲弱畜的饲料。这是具有现代畜牧业意义的民间传统利用方法。

4 讨论

畜牧业生计是草原民族对于干旱或高寒地区生态环境的一种生态适应方式。自然条件的若干限制因子是草原畜牧业在广阔的草原区、荒漠区和高原地区继续存在的最根本的理由。在草原畜牧业生产活动中,经过千百年而形成和传承下来的传统畜牧业生产经营知识必然发挥其重要作用。在各民族传统畜牧业生产活动中包含着极其丰富的生态学知识。牧业民族对于饲用植物的传统利用知识不仅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现在依然指导着传统畜牧业,同

表 1 阿鲁科尔沁旗柴达木苏木蒙古族牧民对当地优良饲用植物自由列举及其出现频率
Table 1 Forage species listed and rated by Mongol herdsmen in Arhorchin Banner

序号 No.	民间蒙古名 Mongolian name	学名 Latin name	汉名 Chinese name	频率 Frequency
1	shaag	<i>Leymus chinensis</i>	羊草	22
2	hulusu	<i>Phragmites australis</i>	芦苇	18
3	zhulge	<i>Carex</i>	苔草属	19
4	urin suul	<i>Setaria viridis</i>	狗尾草	15
5	xiralji	<i>Artemisia</i>	蒿属	13
6	hajar ebsu	<i>Chistogenes</i>	隐子草属	9
7	zhegergen	<i>Ephedra sinica</i>	草麻黄	10
8	hilagana	<i>Stipa grandis</i>	大针茅	7
9	hara soli	<i>Leymus secalinus</i>	赖草	7
10	hurbegen char, hurbeg	<i>Lespedeza davurica</i>	达乌里胡枝子	7
11	taan	<i>Allium polyrhizum</i>	碱韭	6
12	gogd, herin gogd	<i>Allium ramosum</i>	野韭	6
13	xira soli	<i>Elymus dahuricus</i>	披碱草	5
14	osun honug	<i>Echinochloa</i>	稗属	5
15	altagana	<i>Caragana microphylla</i>	小叶锦鸡儿	3
16	barchag ebesu	<i>Glycine soja</i>	野大豆	2
17	ulalji	<i>Imperata cylindrica</i>	白茅	2
18	mongolji ebesu	<i>Agropyron cristatum</i>	冰草	2
19	chinum suul	<i>Culmagrastis</i>	拂子茅属	2
20	xilir ebesu	<i>Glycyrrhiza uralensis</i>	甘草	2
21	agi	<i>Astragalus frigidus</i>	冷蒿	2
22	hamtuul	<i>Salsola collina</i>	猪毛菜	2
23	manggir	<i>Allium senescens</i>	山韭	1
24	hongoljuur	<i>Serratula</i>	麻花头属	1
25	dagan suul	<i>Chloris virgata</i>	虎尾草	1
26	heresu	<i>Suaeda salsa</i>	盐地碱蓬	1
27	chahildag, chahirma	<i>Iris lactea var. chinensis</i>	马蔺	1
28	deresu	<i>Achnatherum splendens</i>	芨芨草	1
29	chulger	<i>Agriophyllum squarrosum</i>	沙蓬	1
30	ulun chagan	<i>Poa</i>	早熟禾属	1
31	xira tologaitu	<i>Setaria glauca</i>	金色狗尾草	1

时传统知识中的有些内容对集约化畜牧业、家庭牧场方式等现代畜牧业也十分有用。就以内蒙古的蒙古族为例,牧民在草地上放牧时,收集优良牧草的种子带在身上,并随放牧的畜群撒下种子^[1],这是一种改良草地的传统行为。阿鲁科尔沁旗的蒙古族牧民对草麻黄的特殊利用经验,对建立特种人工草地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蒙古族对某些饲用植物的特殊利用经验,对开发生产特种饲料提供了线索。饲用植物利用传统知识和方法也有移植价值,即把某一地区、某一民族的传统饲用知识和技术移植到生态环境相似的另一个地区,从而发挥传统知识的现实社会意义。

牧业民族对饲用植物的传统利用知识是牧业文化的精髓部分之一,是经过了长期的牧业生产实践检验,并一代一代传承和发展的知识遗产。现在,因种种原因而传承机制受阻,各民族民间的传统知识正在迅速消失。虽然传统文化的某些因素的消失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那些优秀的、对人类有用的文化因素的丧失,将是人类不可弥补的损失。我国各民族,尤其是边疆少数民族的传统生产和生活方式正在改变,他们所拥有的传统植物知识也正在消失。研究我国各民族对饲用植物的传统利用知识是一项十分重要而紧迫的任务。对此,民族植物学提供了可靠的理论依据和简便快捷的研究方法。民族植物学在我国广大牧区,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广阔的发展前景。民族植物学的研究必将对牧区发展、草原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及传统牧业文化多样性保护做出重要贡献。

本文由内蒙古师范大学陈山研究员审阅,谨表谢意。

参考文献:

- [1] Ford R. I. Ethnobotany: historical diversity and synthesis, in the Nature and Status of Ethnobotany (ed. Ford, R. I. [S]), Second Edition, Anthropological Papers 69,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n Arbor, Michigan, USA, 1994, 33-49.
- [2] 裴盛基,民族植物学与植物资源开发[J]. 云南植物研究, 1988, (增刊): 135-144.
- [3] 裴盛基,龙春林. 应用民族植物学[M].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1998.
- [4] Martin G. J. Ethnobotany: A methods manual. Chapman and Hall [M], London, Glasgow, Weinheim, New York, Tokyo, Melbourne, Madras, 1996.
- [5] 王栋. 草原管理学[M]. 南京: 畜牧兽医学出版社, 1955, 72-75.
- [6] A. A. 尤那托夫. 蒙古人民共和国放牧地和刈草地的饲用植物[M]. 黄兆华, 马毓泉, 汪劲武译.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58, 12-14.
- [7] 陈山. 中国草地饲用植物资源[M]. 沈阳: 辽宁民族出版社, 1994.
- [8] 裴盛基. 民族植物学[J]. 科学, 1985, 37(2): 23-32.
- [9] 陈山, 萨仁格日勒. 民族植物学一瞥[J]. 植物杂志, 1985, (5): 10-11.
- [10] 哈斯巴根, 齐扎布. 试论蒙古族认识和利用植物文化[J].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蒙文自然科学版), 1988, 3(4): 61-67.
- [11] 阿拉坦格日勒. 阿鲁科尔沁旗志[M].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4, 315-374.
- [12] 刘钟铨, 雍世鹏, 赵一之, 等. 内蒙古植物区系概述[M]. 内蒙古植物志(第2版).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8, 65-179.
- [13] 章祖同, 刘起. 中国重点牧区草地资源及其开发利用[M]. 北京: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2, 11-29.
- [14] 陈山, 包颖, 满良. 蒙古文化与自然保护[J]. 内蒙古环境保护, 1996, 8(2): 16-19.

Ethnobotany of forage plants: a case study in Arhorchin Banner of Inner Mongolia

Khasbagan, PEI Sheng-ji

(Kunming Institute of Botan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Kunming 650204)

Abstract: This paper is a discussion on the importance of ethnobotany of traditional and local knowledge about the use of forage plants by indigenous people, based on a field survey carried out in Arhorchin Banner of Inner Mongolia. Ethnobotany has proved an effective method for excavating, conserving and applying traditional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of indigenous people in the pastoral areas of China.

Key words: forage plants; Ethnobotany; Arhorchin Banner of Inner Mongolia; Mongol herdsmen; traditional knowledge